



玉堂叢語卷之五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長樂郡
振興書
齋印

識鑒

錢塘徐象標刊

高帝渡江取太平陶安與李習等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今有主

矣上召安與語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

豪傑竝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其志皆在子女

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

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言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
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以臨四方何向
不克 上喜從克金陵由行省都事拜左司員
外郎郎中吳元年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名爲
學士凡製度儀章諸所草創皆委之錫以誥命
曰朕初渡江爾首謁軍門贊襄政務宜號令則
軍民信議禮樂則體要成建白以忠出納惟允

朕甚嘉焉頃開翰苑以崇文治設學士以冠儒
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尚勤獻納贊我皇猷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
賀禮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
拜適 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
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基以
爲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
走湖廣江州平

劉基陳時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
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
之或用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
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
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
曰如臣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但
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
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

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功賞基悉
辭不受

朱升以衛國鄧愈薦被徵入見顧問稱旨 上
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嘉其朴
遂參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
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

帝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曾魯索其文觀
之使者靳不與魯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

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魯責之曰
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
之義安在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

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魯取其副
覽之其王乃陳叔明魯曰前王陳日燈爾今驟
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
日燈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愆故
托修貢以覘朝廷之意上叱之曰島夷何

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

永樂年一日且暮寧夏報被虜圍上急召閣

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命上不懌

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以何處兵往救

子榮徐曰不須救也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

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

日虜必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

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上頗回顏曰

明日與諸老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卿何料之審也喜見
於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名榮卽命
入閣寵遇日隆然入謀於內未嘗以宣於外外
人亦不知趨之故成永樂之治文敏才實通敏
機務沓至斷決如流而善承人主意徐引於正
二楊皆以諫東宮事繫獄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之風焉

永樂初 成祖一日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
楊榮一人在出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嘯
聚者已悉復業 朝廷初有聞卽遣行人許子
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
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卽加兵及是奏至 上曰
非觀至不下其降勅褒觀榮讀訖奏曰計發奏
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後詢之果然
榮自是益見重

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收女真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制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上以問翰林諸臣黃淮對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則力大難制矣此舉實爲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高煦反楊榮勸上親征上有難色問夏原

吉對曰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臨事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聲有以奪人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瘁矣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個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日卽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

而已今數子皆是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歎服
大同猫兒庄本北虜入貢正路至是虜使有從
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姚夔請筵宴
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夔令通事諭旨云
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故朝廷有
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比
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爲
得馭夷之體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上意者言
宣德間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獲無筭

上命一中貴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項公忠爲
尚書劉公大夏爲車駕郎中項使一都吏檢舊
案劉先檢得之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咎都
吏令復檢凡三日夕莫能得劉竟祕不言會科
道連章諫事遂寢後項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
安得失去劉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所費

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於國何益此大臣所當切諫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無邪項悚然降位向劉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天順初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重吳溥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今日封侯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言曰是誰溥曰當時非奉 皇太后手詔

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葢以迎復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 英宗皇帝卽命擇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語載錢文通譜略中

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筭皆梟於林木不能悉致岳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

丘仲深編修與修英廟實錄或謂于少保之
死當著其不軌丘曰乙巳之變微于公天下危
矣人挾私誣之其可信乎或謂黃竑易儲之奏
出尚書江淵丘曰竑殺其兄而以此覲免死且
廣西奏楮用土產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土楮
陝西守臣熊翀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爲
傳國之寶復出也傅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
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贗作無疑即使非贗人主

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爲寶得之者
君臣動色相慶我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
之璽傳之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
藉於彼哉上廼以其璽屬庫藏之

平涼土達滿四反官軍累失利都御史項忠奉
詔討之時策其必成功而朝議咸欲再遣將彭
時與商輅執不可或動以危語時不爲動未幾
獻俘至議者始服

胡儼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溥歷內閣少保爲時名臣人服其識

趙榮徵時館其舅翰林薩琦家楊文敏公一見深器之言孟仁貴於其舅後果然

楊士奇南還祭掃先塋至南京黃福臥病不出士奇卽往見之福驚曰公輔幼主一日不可離左右何爲遠出至此士奇服其言

尹旻素負學識善斷大事尤精鑿彊記每經銓注雖稠人小吏閱數年猶識其名時料人壽天

成敗歷歷多奇中尹公旻司銓日閩士翁晏以貢就教職公試之不許曰子當科第發身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使又有三舉子選知縣色不豫公曰莫以知縣

三才圖會 卷之五 十一
爲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劉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帥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涕泣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擯弗用後果附逆瑾戍肅歸至某所遇都御史某見其騶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後卒如其言

劉公大夏謫戍時叅戎某遣使饋公勅使不受

亾返公曰第歸語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十錢苟受汝金而僕竊以逃孤身沙漠非陷之死地乎時同戍鍾尚書頗携囊篋未幾僕果竊而去人謂公如神

楊公廷和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

楊石齋當國日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諸子

姓布列中外甚衆子慎復舉進士第一人賀者
畢至公輦蹙曰君知爲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
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
何賀爲亾何公以議禮不合去慎謫戍滇南而
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家聲頓衰

寧庶人者浮慕文先生徵明貽書及金幣聘焉
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
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其

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矣
而不答亾何寧竟以反敗

張居正少穎敏絕人爲諸生渺小而是時尚書
顧公璘撫楚行郡試其文奇之已得名見復大
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爲膏油費明年
舉於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曰爲若異時
圍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溷也

方正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
考績在吏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
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

澹然陳公以南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
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欲收之門下適工部
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
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以爲言公曰敬宗忝爲
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

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
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彩段羊酒
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而却其禮竟不
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不遷士大夫益高其風

節云

郊外農談

祭酒陳公久不遷泰和王公直時爲天官從容
語公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
陳起揖曰某托公爲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

日講道論學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王公
頓服卒寢之前輩風節巖巖有如此

客座新聞

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諸司皆餞之江上薛公

宣獨不往英言於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為京堂

官者乎三楊以薛瑄對乃召為大理寺少卿瑄

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若

主之擢王太監力也朝罷可詣謝明日朝退又

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二

楊為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令轉

語之賢往道三楊意瑄曰原德亦為是言乎拜

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

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先拜先生

獨立振自是銜之

薛文清初入閣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

因謂先生曰如不畱我為先生啓上請敕書

卽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
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懸於梁終身
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
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行狀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之朝議遣使求
獅子於西域諫不聽又見石亨竊弄威權歎曰
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
允卽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餼糧俱

乏日中猶未舉火吟詠不輟子淳私愠曰人家
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恬不
爲意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正統丁卯劉宣補父戍盧龍徒步學京師冬無
繡手足皸裂忽凍死道上有老嫗飲以羹復生
夏嘗中暍有過夫以熱土覆臍摘園瓜食之乃
復甦已巳北虜假貢獻圖窺伺公上疏言虜不
可信宜豫爲備後六師失利公從武官守天津

密贊戎事或誘之逃或留妻以女皆弗聽事定乃返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陳正倫因邀往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

知也

景帝即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其還也疏言

劉鉉呂原可大用會易儲議起禮部兩亞卿俱

缺議必得有才力者為之上命欲用鉉陳循

乃擬鉉以進江淵盛言鉉才薄不可用乃易薩

琦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久之鉉為祭酒一日

報欲易儲諸司皆勸進司業請祭酒列名鉉曰

我輩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乃止迨英廟復

辟閱諸疏見勸進無祭酒名問祭酒何人徐有

貞以鉉對上曰吾欲一識之因召對文華殿

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卒

謚文恭

章文懿立朝決大疑臨大事凜不可奪自號驚
夫或勸公少貶以徇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
者我不知也故悅公者寡

言行錄

章文懿為庶吉士時劉定之方教諸士一日以
小玉堂蔬圃詩令諸士賦之公詩結語云賢哉
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
秋賞月賦公言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羈患貧苦
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堂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

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應制燈詩遂
不肯為疏入遂謫其節槩才識當時以為第一
也

餘冬序錄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
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當
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

朱恭靖公初舉狀元略無喜色歸里中惟徒行
人甚器之後為禮部侍郎家載席一車為公買

宅費都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僞
公弗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
傷乎竟止於城外平價售之
名復羅一峰脩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
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可乎先生聞之曰渠非私
我也坐是改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章三上始
得歸

楊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所教中人已多貴幸凡
預教者率因之以進獨公泊然無所藉有欲出
力援之則謝曰我嫠婦也抱節三十年乃垂老
而改志邪薦紳往往傳誦其言

王文恪與壽寧侯有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
斥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
恥之迺今自附壽寧耶
劉忠宣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
才者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尤不喜屬吏承

奉有曲意承奉者未嘗喜不見者未嘗怒也
謝文正初入翰林爲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
例請公文爲賀公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惡
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王華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賊瑾用事士大夫
爭走其門華獨不往華子守仁論瑾瑾怒逐守
仁顧素敬慕華不輒遷怒間以語人欲諷使就
見華不往及轉南京瑾又使人言華不久當召
用冀得往謝華竟不往其平生大節如此

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
是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印文改方者傅珪不可
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
否卽遺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新之

陸文裕公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
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
任卽行文黜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

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堅意不從乃已
正德戊辰會試崔銑爲同考宰執欲私其子以
托銑銑不可竟出他手時闈瑾竊政囚戊元老
奴僕端揆銑與脩撰何瑋見瑾長揖而已瑾怒
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白面書生輕薄
如崔銑尤甚欲重罪之綵不可瑋謂曰吾兩人
不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實錄成瑾
僞傳 上旨史臣未諫改體各陞俸一級調部

屬州縣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部儲歲縱
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謂曰爾謫僊也
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竟革姦庚
午瑾誅 名還史館辛未會試再爲同考時輔
臣治文義銑上書勸以及時悟公上救民薦賢
理財強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 南雍志

邵康僖魁禮闈逆瑾虐燄方熾同年多請往謁
公毅然卻之曰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要

自銳始耶卒不往及呂仲木爲狀元亦不往輿論竝高之

家傳

屠應峻典試江右閣臣有屬其三子者屠曰國
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耳苟徇
私請安用試爲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酖進者辭
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

馬公汝驥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
羣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禁也乃因事
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誠暴止又王以
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已卽投書櫝中封之所
請或於法得釋又使將謝乃引使者至櫝前啓
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
昂徇情乎後書不更至矣

衡山待詔素不到河下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
曰不拜他人猶可余過蘇亦不答拜東橋答曰
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

文衡山乎

衡山有病起遣懷二律益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

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宴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讀書筆記

萬公士和介然絕不為詭隨故嘗忤分宜去臬已又忤新鄭去卿貳已又忤江陵去卿即華亭稱與公最契者華亭請老諸大臣各疏留公獨否若公者所謂貞而孤非耶

廉介

宋潛溪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肯縱與之亦不受餽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却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行狀

張洪洪武間以明經薦授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元年擢行人奉使日本卻其餽金二年復使

遼東脩茶政於蕃界亦不受餽時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旦併其地命洪齋詔責還所侵地立孟養後塔不服凡六往始聽命塔欲毒之服其誠信乃已

廖欽經河內休於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公給曰我商人非爾父於是聚老少爭識公乃羅拜於前公不能隱競持酒肴相慰籍明日各持縑以遺公須臾哀數百匹公辭不受民曰父

有德於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
父願卒受之公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
愛我以德乎苟以所贖爲可受則昔之所爲不
過沽名以覲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
公揣知其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其所行
類如此

吳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
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莫之知也或

念溥久不遷勸其少貶者荅曰遇不遇命也
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已哉天下之爲士者皆
高之家素貧而篤於義故人有遺孤貧無依者
輒賑給不吝及卒無以爲斂云子與弼以道學
聞於時亦古朴有父風天順中以隱士徵授左
春坊諭德不拜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南雍志

張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其奉
使也襍被而往臨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

被里橐都無陸賈金有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
黎文僖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
受責之曰古之為令拔葵稅麻今之為令織布
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高穀官至台鼎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
身沒未幾子孫貧窶方毅廉潔卓然有古大臣
之風

上即位當頒詔外國江西劉璟以待講使交南

時交人吞占城侵緬甸或難其行劉毅然上道
携二僕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駭曰昔之人皆
航海來颺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自天下耶何
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劉據
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詔
明日宴畢即行王大驚曰一國生靈命緣天使
致饋遺豐腆倍昔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一不
顧復令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劉復書示以初

入關詩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
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悚
遣陪臣入謝表有朝臣清白之語云命辭天
端木孝文溧水人尚書以善子與弟孝思皆以
儒士起家孝文爲翰林待詔孝思爲翰林侍書
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爲遠人所服立雙清館應

天府志

尚書童公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時家人

衣食或不給惟三原王公餽以米及白金或不
受毘陵王尚書與知其介不敢致餽值有持禮
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令人導汝往
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
者乎其人以實對遂却而不納其介如此

濯纓

亭筆記

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來巡撫雲南不挈僮僕
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服無紗羅日給惟猪肉一

斤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皆取主家結狀更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然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云云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王恕以中丞撫兩浙致政 朝廷命馳驛還鄉

公每至驛旁先命夫人與家衆投宿民居然後單騎赴驛官吏固請同寓公辭之一切餽遺不受

三原王公爲吏書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贊儀而不羞於人我寧不自恥哉一時帖然使非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之適足以增多口矣

何淡所撰李克嗣墓志銘贊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大夫多以富爲諱

爭自灑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
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
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
也夫勢大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
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克嗣之名乃今知之爲
其廉也居官廉故蒞事公蒞事公故民愛敬民
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後
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

東山劉公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
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克
囊篋相襲以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任有
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白云不當附庫
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
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
人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毫無
所取云

南嶽集

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
遣官校逮繫檢其橐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
之官校感涕不納

張尚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待坐有興
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
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
吏頓首於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公致政
後遂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

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慚色自是不
敢用以觴云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
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
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
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云彼時權
璫狂狎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
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母亦貞操潔履有以
昭其心耳

梁儲冊封安南國王克正使禮成亟返饋遺無所顧持大體不與陪臣倡和衣負赫怒氣不以景公賜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若不能堪暘自若典簿餽公廩私益以斛公知之歸其益切讓之曰吾雖貧何相賊也懼謝而去

平之日不謂命喪門羅念菴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某獨知其廉介或曰何曰有故人餽寶珠一丰受之客既退分

勞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爲常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卽比於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念菴集

文徵明家居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蹠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甌他珍貨值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

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見先生爲恨中貴入曰此每勲戚大臣病故上遣諭祭喪家輒厚幣爲謝習以爲常劉公春日以尚書而受其贈遺豈惟輕已如國體何故事功臣襲爵表謝又皆禮部堂上分撰謝以銀幣悉却之其謹峻有守如此

國琛錄云石公珪澹約性成躬躬自戢位躋台鼎供具如寒素士正德末造侈局肇開公不逐世好亦不迴立異幟嘉靖初入閣嚴誠閤從不濫交與謁者以帕爲儀見則還贄致政歸行李奩配不滿一輿

念菴羅公以修撰歸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甌爲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時公之舅爲言於項公聞呼項曰君子愛人以德

使我爲清白鬼項吐其實公責項曰我卽死君
寧無俸可賻乎事乃寢病間舅申理前語公驚
曰是大買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
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知爲公力
也

萬公士和與直指交無加禮直指以爲倨銜之
欲巧詆以法抵粵悉取諸錢穀籍稽公出納無
所得則榜掠筦榷吏屬誣引公吏忍死不服曰

有之萬公不應飲粵地一勺水耳直指愈益怒
据撫益亟香山黃公佐家居養高不可致忽出
謁直指直指心喜已獨能致黃公也自起迎黃
公黃公入揖曰老夫跡不至公府久矣今爲萬
公來公卽欲涅之其人非可緇者直指心忤不
敢出一語事乃寢公之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
罌曰夫饒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
饒也公服其言

義槩

解縉性孝友重義輕利篤於故舊喜引拔士類
文翰皆精絕嘗語人曰寧爲有瑕玉不作無瑕
石

胡儼嘗督漕至三山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急援
之道見餓死者命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風
雨大作所全活者數百人
檢討陳繼爲一婦人志墓已刻石矣有客詆此

婦不孝繼卽率童子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
婦耶

司成李時勉以言忤權姦困首木者三日炎暑
殆欲不勝太學生石大用蹙然號於衆曰師猶
父也父師遭難弟子乃晏然坐眎可乎衆莫應
大用退杜門草疏願以身代時勉亟止之弗聽
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以禍懼之對日生以
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疏聞譙社竝釋之

王堂叢語 卷之五
劉忠愍球從弟玘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卽
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
非所望於賢第者議論慷慨卒以直言取禍天
下寃之
許彬景泰中議遣大臣迎駕朔漠公毅然請
行曰主辱臣死分也敢斬一死卒能以大義折
虜奉駕以還然濱於不測者屢矣以是受知
英廟特深

成化中司禮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
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時且
如此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否陳愧齋音奮然
怒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中人之門天下其謂
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聞者慄然事遂已汪
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
校士突入兵部郎楊士偉家拷掠及其妻屬衆
駭莫敢闖焉先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何敢

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
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聞者爲之

縮頸

經濟錄

吳文定公有同年賀解元恩在京遭疾遷至其
邸晨夕視之賀死爲服一月喪鄉人教官某死
於京貧甚其子假貸於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
所貸自出金爲賻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劉公大夏嘗過厓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

寢無主輒泣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
忠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謀於白沙陳公
甫爲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

劉忠宣忤逆瑾矯旨逮詔獄同繫者請行賄

以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
則累及子孫且喪此一生矣法司附瑾意引例
戍肅州公至河西買葬地不挈子姪侍行或以
問公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恩澤今發

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

後壽藏記

戊辰春戴大賓以妙齡賜進士第三人及第劉瑾欲招致爲壻戴執義不從登科錄竟刊妻姓氏瑾不悅遂絕婚戴乞養病歸未幾卒

霍韜已丑主考會試簾內外弊剗革殆盡文體爲之一變楊少師博葛尚書守禮程尚書文德唐都憲順之羅修撰洪先楊編修名楊御史爵竝表表皆公所錄士也公諄諭諸士不可以門

生座主結私恩而忘大義超俗之見時所僅聞張羅峰當國甚器重何塘舉劾聖治期大用之始入京元正相晤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爲愕

然

栢齋集

無器量

永樂中漢庶人謀奪嫡離間宮臣石首楊文定公時爲司經局洗馬兼編修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供食數絕又命莫測與死爲隣公勵

志讀書不輟同難者笑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其不以患難介意如此解大紳素無崖岸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公異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公公爲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帥懼不爲容公薦用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金問坐繫獄十年非義相餽皆不受時黃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甚歡省躬念咎之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

馬紹榮與永嘉姜立綱同僚久竝以能書名姜善子昂榮善宋克爲一時宗其陞少卿也立綱以出身布衣不得齊榮官諸老憐其年深曰不

抑馬君無以爲姜君地奈何先生聞之往告曰
願損一級與立綱齊故馬得太常姜得太僕拜
曰吾固不能窺君際也

助教李洪南昌人嘗言古廉先生因除庭樹被
罰是日先生方坐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
前卽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緲合監師生來
觀者皆驚愕失色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
來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

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諸先生曰還校定高
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枷置監前監生三千餘
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枷事
乃釋

薛文清爲廷尉欲出一寃婦王振嗾言官劾公
故出入人罪論死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
焉臨刑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於厨下振問
何以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爲之動

救歸田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所介者寔公故人言公於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上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

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譏讒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有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橐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

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羅一峰家居偶畱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以爲意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與公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

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覘御史不見蒲伏堦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

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入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靖調和中外行政不必出於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已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

王公恕以中丞填滇先此鎮守中官多不法乃
百方冀悅公公不爲動察其政不便人者悉革
之并剪其羽翼中人銜之公每出行部導從者
十數人而止一日公出中人令刺客雜其中將
乘罅賊之公於馬上遽問曰今從者何多一人
因檢之得其懷刃客吐實因具爰書放遣之而
不加罪中人聞之欲自殺公偕二司謂之曰我
所行之事不過爲民除害耳所罪之人不過爲
公清惡耳公何與毋用過自疑也中人知無害
已意乃惶恐謝罪不敢別行非義而百姓安堵
矣

三原王公爲都御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至吳
市市井無賴乘醉面罵公於道公見之略無怒
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
陳白沙素不與物競隣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
曰陳氏子我必辱之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

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慙而去
劉東山公當發戍羶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
匍匐頓首乃行策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
書謫發莫不加禮欲不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
加之誅今復不服役邪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
莫不歎服

弘治十一年監生江瑑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
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

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
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
乃漫無可否槩不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
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
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
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
上不許下瑑詔獄健等又上疏力救瑑得釋

今

謝公遷既歸瑾意叵測人皆危之曰天祐皇
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處之裕如日
與客圍碁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
世廟御極言官聯疏劾梁公儲假宸濠衛兵故
縱反者請置詔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
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劾者猶不已
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當制
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

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誣而移之他

楊石齋久入閣漫無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

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

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公武宗崩於

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

始服公之才量

國琛集

嘉靖己丑邃菴楊公爲首相公上倚注甚切時
議禮諸公受知於公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

敏公韜時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上大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家蠶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勞例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吊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

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一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張孚敬復用李時居次改兼吏部尚書事孚敬甚謹亦不敢有所牴牾而孚敬意更不能容如議孔廟及言官馮恩獄密疏譖時出異語以徼

結物情又上亦不為動彗星見條陳三事曰務
 安靜曰惜人才曰慎刑罰且請宥大禮大獄諸
 臣報聞上與少師子敬務以刻核嚴切為急
 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救解不少始時在禮
 部上賜銀記一其文曰忠敏安慎至是寘之
 閣中而失之疏請罪上弗問特為補鑄以賜
 久之加少保冊皇后為大禮副使上在位
 久益明習政務嘗名時與尚書夏言從容品隲

諸大臣材器皆精當時歎服以為非所及

長厚

金忠以尚書兼詹事有謗廷臣及宮寮者全上
 密令忠察之每白其誣上或不喜即又頓首
 言臣保無他即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全護者
 眾每導人寬愛無為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
 其能有闕誤引為已過俸賜有餘周賑鄉族
 仁皇初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為翰林檢討

三堂叢書 卷之五
朱文恪善自遼陽放歸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
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
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以券還翁
而不索其值 談纂 人言曰廿數坐以姑全數未
彭文憲公薦人材未嘗私以語人言官以言語
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
甚衆

王公翱於權豪勢要有所囑殺然拒之辭色俱
厲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爲
怨累遭變無他虞公於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
部豈報恩仇之地耶

有以同年友事誣王華者人勸其一白答曰某
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浼我
哉竟不辯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大夫之論甚
爲不平欲具疏奏辯華馳書責止之曰汝以是
爲吾恥乎吾本無可恥今乃無故而攻發其友

是反爲吾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
於是遂止不復辯

呂仲木關西人夏貴溪怙寵負才傲倪一世獨

心敬仲木夏方與霍文敏交文敏之爲南宗

伯也仲木爲貳文敏時時詬仲木乘間諷

曰大臣有過規之可也背尊禮文敏疑其黨

夏心術之未幾仲木以考滿之都謁貴溪時貴

溪柄大得仲木甚驩亟欲援之爲助已乃對

仲木數短文敏至謂不可一日近仲木毅然曰

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以寸朽棄棟梁耶貴溪

又以仲木附文敏而異已歷歲不遷仲木乃致

政歸耿先生集

徐文貞歸里徧名親故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

帽公適見之席將罷主者檢器亡其一亟索之

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酒酣潦倒杯帽俱墮公

亟轉背命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見前輩

之厚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
叅良模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踰七旬天下大
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
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
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迺姪朴菴公名極
及竹澗潘公希曾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

退讓

國初丙申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
以陶安為左司員外郎陞郎中日贊機務既而
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 上問安四人者
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如劉基學問不及宋濂
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
金文靖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且不伐善不
矜名名其燕室曰退菴古所謂金玉君子者乃
其人也七人之中保全始終堅立名節如公者

王守素詩 卷之五
益不多見

洪熙元年正月命楊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淮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士奇請辭俸 上曰卿於朕勞勤二十年故周以此祿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蹇義言宜聽

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

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最鮮許可獨謂宋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羣每稱揚之乙未會試以琮克同考試官校閱所得皆名士或欲薦琮入翰林琮辭曰眩詞藻以躡萃要此賈禍之端也竟不肯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以待從用事莫不重其恬退

英廟復位素知薛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
召瑄入語移時諄諄啓沃皆有關於聖學君德
者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瑄見
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
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
耿裕再入吏部上疏曰臣明敏不如尹旻公道
不如王恕人以是多之

王公翱爲吏部尚書忠清爲英皇所任信仲
孫以廕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曰汝
才可登第五吾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
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冀非分
邪裂其卷火之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
堅乞致仕冢宰尹公旻慰留之辭益力尹詰之
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云

古人

也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

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

亦可謂心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尹憮然驚

歎知其意決特爲上請從之時元生僅四十

一

吳文定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
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
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卽日上疏請以印讓

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徐源撰行狀

弘治乙丑大學士謝公木齋乞致仕薦吳文定
公寬王文恪公鏊以代已言極懇至一時恬讓
之風感動中外

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郎中劉公大夏者
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大夏與辭謝之卒不
往時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
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窮居時見府縣政事

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卽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曰我能至今日叅政布政之力也

朱恭靖公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之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

遊魚魚雅雅里中後生思畏名檢欲一有爲曰恐玉峰先生知也田廬閨闈猥事一不置念老隱陽山幾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觀當道疏公當起者前後幾三十人爲人淡然自守廉不微名學惟務實思以友三代之英於百載之上臨終戒其子孫不得請恩於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諡易名願無以文爲諡脫犯吾父諱亡魂何安小子切記之終於正寢遠近慕

惜之 朝廷恤典不煩陳乞於是贈官太子太保諡恭靖從公志云

楊士雲正德間爲翰林庶吉士授給事中以外艱歸里養母不出嘉靖間舉遺逸有司強之起至京師遷左給事中推爲官僚以病辭不就人問其故曰吾豈能俯仰人以求進乎乞歸里居二十餘年甘貧自樂不入郡城鄉人不知婚喪禮節教以易奢爲儉所居環堵蕭然

尚書毛澄極淳實陸完被逮會推家宰僉舉毛豎執不允署至欲趨出遂舉王晉溪 國朝以來不愛作天官卿者毛一人而已

慎密

宋景濂性慎密禁中問對語絕不以告人應制之作亦削其藁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宋景濂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

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
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
為何物悉以其人及膳饈品對上笑曰卿飲
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
久而益信其誠先生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
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
一耳行狀

劉誠意凡遇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密為救解而
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
亦未嘗為人言也

胡文穆公廣小心敬畏出入禁闥目不忤視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據理而忠厚為本
未嘗及人過失於奉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
必其實以聞多見采納
石文隱沉默寡慾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
徐出一二語輒中節

敏悟

景清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祕書公求而不與固請約明日卽還書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公卽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卽誦徹卷祭酒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公出卽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祕太甚特相戲耳

一日中使傳旨命製元宵詩劉定之據凡不停揮頃刻成四句七言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玉堂叢語卷之五

終

玉堂叢語

卷之五

敏悟

五十五

曼山館

玉堂叢語卷之六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樸梓

出處

白沙歸至南安守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得間悟主也惜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

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
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彌唯唯

莊定山被薦 召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

駕繼遣應天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

張公瑄輩諸薦疏皆出部檄非 特旨也故先

生曰吾向以諫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乃今 特

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

夫背 朝廷者梟也吾當國必殺之承 特召

而不行罪其可追乎遂行九月入 京陛見大

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我朝出色人當

官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

也徐公又與李西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

意我已致政不能為 國家薦賢矣李唯唯謁

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

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

吏部題補行人司副陞南京吏部驗封郎中到

任十二日病作赴部告歸不為題處又明年丁

巳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去之乃先生告去

巳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

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

知

湛甘泉撰墓志

謝文肅丁內外艱水飲蔬食一如古禮終制親

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縻祿為親爾今復何為

乃閉門讀書時侍叔逸老登眺方山鴈蕩之上

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 孝皇登極詔起

之李長沙移書勸駕極言乘運救世之義始勉

力入朝補國子監祭酒以師道難盡請致仕不

許適喪仲子力求解任將十年特陞公禮部右

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未踰年疏凡

五上每優 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 李東陽撰碑

劉瑾擅國日人皆責李文正不去蓋 孝宗大

漸時召劉晦菴李西涯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

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晦菴木齋
繼去使西涯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
寧不有負 先帝之托耶文正義不可去有萬
萬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則痛哭不能
已此一事顧東江言之

師友

劉誠意年十四入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
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

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
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得濂洛心法先
生大器之元揭侯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
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

黃伯生撰
行狀

柴廣敬言其師國學典簿趙撫謙訂聲音文字
通可收錄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典簿先生
以學官沒嶺表其子天死無後廣敬為經紀其
葬及在翰林又狀其行儼詞盡禮乞表其墓於

學士解先生近世師友義薄獨廣敬能惇而厚之非篤於義者不能也

金先生問陳先生繼少時從俞先生貞木游先生生日錄多書金陳二生某日講某書某日作某文頗優待之嘗與王文公汝玉曰二生學問畧相似金之名位過陳遠

衣薦陳爲翰林檢討不久而

金至禮部侍郎

享福祿榮名者甚久俞之孫嗣嘗以日錄示余

宋景濂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東爲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耳

國子多大臣子弟宋先生蒞之以勤率之以正日進諸士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

弟子

戊辰詔擇進士穎敏者爲庶吉士屬教之劉鉉懲曩之事虛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愜者經月不置以故諸吉士大有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

方孝孺在宋濂門爲高弟弟子從濂後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旣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卹之墓在夔每

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云

永樂中陳檢討繼少孤貧嘗就學於俞貞木先生每歸飯輒就返俞異焉竊視其所之至密蘆中懷出一糖餅哺之卽行俞以是留食於家以爲常一日妻失留之俞歸切讓其妻乃改而加禮焉後繼以布衣仕翰林檢討未必非勵志所爲也

西樵記

永樂間胡文穆公與楊文貞公俱在內閣文穆

嘗語文貞曰吾二人將老得退卽各具小舟可
二僮操者舟中貯書冊楮筆壺觴棋局如廣訪
君艤舟君門外一里所遣童子招君君逕入舟
泝流至五雲驛望夫容峯則返櫂至君入舟處
君獨歸君訪廣亦然但泝流至玉峽而返歲必
五六過用此共適餘年及文穆歿後半歲文貞
夜夢偕文穆泛舟自快閣至郡城下同載甚樂
共聯詩文穆起首句文貞續第二第三句相續

成一律覺而忘第六第七二句文貞悲愴不勝
遂補之詩曰金螺瀟洒對夫容鷺渚漁洲窈窕
通遠樹白雲秋色淨故人清興酒尊同河山夢
冷謳吟後生死交深感慨中猶想勝緣如夙昔
並騎黃鶴過江東

徐健嘗與洛中名士閻禹錫論學閻改容禮之
謂鄉人曰伊洛淵源續有人矣又與白良輔論
不合而罷比曉白扣門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

始知吾子賢予遠甚由是益知名亦以思賢之
李賢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公瑄
以御史家居往造之叩質所疑薛公亟稱之以
爲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

蒲州王神曰河津薛德溫直內方外果敢自取
可謂得許子平仲之傳矣蒲州衛述學於河津
忠信無詭可透金石可謂不媿乃師矣

編修梁諲病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陳同年汝同
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詢聞而諾焉
及諲卒爲經紀其家事無不出盡至冒謗毀而
爲之不卹嫁其女得松人黃瑜後參福建政竟
以梁之喪歸其鄉其篤於友誼如此
蔡虛齋清友甯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爲弟
子旣又友儲殖庵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
使人躁息妄消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

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借
詣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
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攜茶湯果餅之類甚
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
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
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久之太師屢辭先生
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命諸生歌
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盛事也

王公恕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侍
郎巵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
珊泰和蕭尚書禎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
震皆文藝之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
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卽羣集其家講藝
談文通日夜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
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卽席賦詩爲

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翫以爲絕佳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愕然石潭思之亦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絕佳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卽援筆書曰五

色宮袍當舞衣衆始嘆服蓋公於弘正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沒時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顧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嘗言之卽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許公誥弘獎風節紬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筌尊

德爲學軌故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敦悅典
墳涉志弦誦而已時太學生有遐方旅觀暴露
無歸者幾三十人歲時名字漫滅無稽公乃以
公帑羨餘購地葬之復察生理窘迫衣食弗給
者數十人周卹之由是生徒感德懷服又奏罷
教職不稱者及劾勲戚習禮不律者一時成均
條約肅然改觀

顧公清教庶吉士陶鎔造就一時出門下者若

江右舒芬南廣倫以訓建康陳沂貴溪汪佃關
中馬汝驥至今稱爲一代理流

顧華玉曰景伯時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
爲中允時數向余稱其爲人余以伯時方貴盛
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孤子子門
戶衰落曩時親暱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
勤時時遣人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
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

華遂殞於地火君可謂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而
伯時之知人未易及也

徐公階以學士誨庶吉士雖名不廢課習而脫
去所謂駢麗帖括之舊推所真得於身心者訾
媿說之又間勗以國典民事其後多卓然稱
名臣咸歸公善誘功

荆川於文稱曾子固詩稱擊壤集黃山谷學則
篤信朱元晦一日倏云吾覺朱子所解書無一

句是者非有會於言語之外胡以及此學者不
如此汗悟一番與不讀書何異

詞林故華貫國初惟材是畀不局身格後獨以
一甲進士若庶吉士充之他有與者輒擯不相
容而其途狹矣嘉靖初永嘉貴溪受上異知
所遴士不主故常謝公與槐絲御史改春坊司
直至今指摘芴如余亦不能明也頃其家出所
藏交游尺牘獨鄒東廓程松溪趙大洲唐荆川

羅念菴五六公皆名碩也手書款密非肺腑交
不及此噫諸公豈世之泛交苟相說者哉非數
公不能知司直非司直不能以友數公乃知流
俗相詆皆承媚疾者之誤非實錄也語曰不知
其人觀其友執此可以爲論公左券

澹園集

品藻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
劉誠意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

解縉贊劉三吾曰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昧
時官民冠冕衣裳之製皆出自三吾可謂有製
作才矣不獨擅華國之文而已也論者又謂三
吾文章不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
而直亮過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過之語曰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信哉

學士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
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

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
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騶
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
于斯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卿與王禕耳才思之
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

國初宋學士景濂精於釋釋宗泐季潭精於儒
太祖每稱之曰泐秀才矣泐尚

上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怪
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
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觀其人可
知上又曰胡惟庸曰此小獍將僨轅而破犁
矣上曰吾相無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
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慮且孤大恩天下
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以求之如目前諸人誠

未見其可也既而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
逾年賜歸老鄉里後上使克明以手書問天
象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
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書奏上悉以付史館
太宗嘗命解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蹇義曰其
資重厚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
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
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志剛曰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定守於陳瑛
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
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
曰簿書之才駟儉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
曰李志剛朕燭之矣餘徐驗之

御史汪宣疏云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
王翱公忠直亮不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霄問呂仲木曰何仲默何如曰其詩有漢魏之

風可取也其文泐六朝之體不可取也然而其人則美矣問李獻吉曰為曹劉鮑謝之業而欲兼程張之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矣問康德涵曰漢馬遷之材也而學則未逮問馬伯循曰見善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哉問張仲修曰直而敏足以從政矣

涇野內篇

事例

洪武二十六年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

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節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高皇帝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正字贊讀考較諸司奏啟如平允則署其銜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列名書之

永樂五年遷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論吏部曰胡廣等侍朕日久繼日今

秩滿勿改外任

宣宗欲選進士之尤者績學以備官僚既命楊溥掄宣德五年進士得三山薩琦等八人與司作養後又勅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於文華殿取二十人鎡爲首通前二十八人如永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

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副榜進士之

例 歷代小史

宣德六年五月行在禮部成踰月 上命寮屬入蒞事賜什器百六十二刻禮部公用四字其上巳南禮部復柝所藏古今書百十二部總二千八百冊以實之 劉忠愍集

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

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聞上命工部設座禮部叙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出座諸學士上

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

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卽

位三楊慮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

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

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旣

殂三臣繼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者迄今遂

爲定制

取孔顏孟三氏子孫至京從陪祀額鼎臣上言

以爲孔子之道爲萬世帝王法在當時門弟子

唯曾參之傳獨得其宗而二千年以來未有能

表章之者我皇上崇儒重道遠邁帝王似茲

曠典所宜肇舉伏乞命禮官詳議蓋訪曾氏子

孫與孔顏孟三氏一體錄用則吾道幸甚上

是之於是求得曾氏子孫名質粹者授博士以

主祀事

正統四年夏詔百官悉遵諸司職掌定員員外者送吏部改除修撰林在列林宣德庚戌都魁也 上知其賢不欲以處他職特詔記其名賜歸以待用 姜洪松岡集

景泰元年九月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今言

彭時雜記戊寅年二月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

號告天下詔草已進予謂李公曰此事宜有恩典李曰先年兩赦數赦非所宜予曰非赦也但行優老之政欲朝官父母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百歲與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如此恩典斯與 上徽號相稱李公甚喜因共擬仁政數條呈 上大悅命卽行之

李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公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

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公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沒後有事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變又非前比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丘公濬深知其弊言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

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

亦勿黜

孝宗臨御弘治七年以後天下章奏早朝後幸
文華殿司禮監奏送御覽過大事親批庶事
發內閣調帖送司禮監批行當中批行者聖
批也傍行批行者調貼批也至於事有所疑必
召內閣大學士諭以聖意所在使之參酌可
否然後行真推心置臣腹也

焦芳入閣仍欲兼部事瑾屢遣人來與李閣老

商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
賢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翱掌部事
又問前有之乎答曰蹇義爲吏部尚書與戶部
尚書夏元吉五日起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
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部請印信內批令焦
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
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
官間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

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卽當廷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悞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

吳文定公卒後朝廷贈官議謚命祭葬仍官其一子爲中書舍人時公長子奭已承蔭爲國學生部以次子奭進上特改奭爲中書舍人而以奭補國學謂弟不可先兄也羣臣嘆服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公濬洲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不當居輦下乃出爲叅政遂條爲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爲輔佐曷嘗有是耶

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宛大二縣裁數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費宏議以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

取用之遂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

劉春初開武舉充試官武舉有錄自此始其條格皆創為之最稱折衷

王瓚陞南祭酒六年南禮部移文本監撰述慶賀 皇上尊慈聖康壽太皇太后慈壽皇太后

表文瓚以非奉旨不敢撰述答之部復查有成

化二十三年舊規本監乃與南翰林公同撰述

或曰今內閣一人兼四官非禮此不然顧其人

稱否耳唐虞三代盛時大禹嗣崇伯為司空加

百揆三官也其帥師征苗又兼士師蠻夷猾夏

之職伊尹為冢宰領阿衡又兼師保太甲稱為

師保高宗稱為阿衡意當時亦有封爵非四官

乎周公以魯侯代太公為太師兼冢宰領東伯

召公以北燕伯入為太保代周公為冢宰領西

伯司馬畢公以列侯代周公為太師領東伯皆

四官也景泰時陳芳洲一人領五官矣 今言

國初自徐太傅達出爲征虜大將軍入爲中書
右丞相其出將者文襄而後若翟文懿巡九鎮
楊文敏三使寧夏甘肅與寧遠西寧謀軍務景
泰中王毅愍高文懿皆以賑濟行江少師督察
四川軍情理儲餉行李文正以次輔祭孔廟兼
撰碑文以闕里完故重之也

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 內旨引內官劉馬
兒例要楊公廷和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

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

劉公龍掌翰林院事奉 命同吏部考察本院
并內閣兩房官舊例四品自陳五品聽考往年
王文恪公獨以學士掌院事免考先生申明舊
例奏可著爲令

故事臺省有缺選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不得
與賈詠疏以南北一體宜采擇以勵有志 詔
可之

諸大綬修撰滿考是時生母陳與所後母金並
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貤封 肅皇
帝許之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
塗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經疏水竟三年然
後赴闕則閱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為請
於上凡為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為令嗣是
廷臣得貤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謂孝能錫類

云

祖宗時凡遇常朝內閣與錦衣衛官俱墀下侍
班而領勅者亦非翰林官捧給嘉靖九年上
始定制常朝畢內閣官于東陛錦衣衛于西陛
各以次升立於寶座之左右捧勅用翰林官日
輪一員立於內閣官之後候承旨由左陛下
至御道授領勅官畢方回本監蓋自是閣臣愈
嚴重而錦衣亦日崇顯矣

舊制經筵講官及執事官失儀許令出班請罪

得面宥至是鴻臚寺卿黃紳等奏言經筵乃
聖天子講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
誤宜令侍儀科道等官退而具奏上請免其面
奏從之經筵官失儀不面奏自嘉靖六年始
東閣在六館之下 祖宗時初不設官後來以
翰林學士年深者居之專管文官誥勅事在正
統年間已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如石瑄賈詠
皆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吳一鵬溫仁和皆以禮
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若藉以爲入閣地者大
學士張璁謂此官實內閣私門况誥勅彼無一
字之勞徒建虛名以希倖進宜革之便 上從
之故嘉靖六年以後文官誥勅俱屬之史官閣
臣看正而已

故事科道官有父兄位九列者例得改除館職
俟其積有年資仍出爲外官 武廟實錄成加
恩而大學士費宏擬陞檢討席春按察僉事則

以春原係避其兄禮部尚書席書改除館職者也書憾宏上疏歷稽累朝陞官無調外者上以書言特令陞春翰林修撰宏疏奏辨明前擬不得已陞春副使御筆復改爲僉事蓋出宸斷也其能容大臣守法如此

故事父任京堂而子爲科道者例得迴避改他官耿裕許誥俱以父任冢卿故得改授翰職嘉靖九年御史胡効才以父璉任都御史奏當迴

避上曰近年科道改翰職此陰厚私弊効才准於在京別衙門相應職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凡迴避者不得改翰職矣

張文忠久於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祖宗舊制行進士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庸賢才輩出而無滯又科舉各省差京朝官主試亦復舊例且免夤緣外簾諸司之弊又刻舉子中式原卷文字以免作小錄誤閱

王堂叢書 卷之六
卷之功後夏言當柄盡廢之

科試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前 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卽二宋故事也

永樂二年曾榮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 文皇御批榮策

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啟沃惟良顯哉批述曰瓌偉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第三勉其未至罔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曾公鶴齡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

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怨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竟如公言衆皆懾服

侶鍾監秋試場黜舉子之私以賄請者而不暴其名曰毋以一人玷我賓興盛典

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饌餼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璠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

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人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爲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旣明暢詞亦奇古叅以前後場

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海內於是
援例之士增價矣

景泰間吉安劉公宣代戍於京師龍驤衛爲衛
使畜馬晝夜讀書廐中使初不知也公偶與塾
師論春秋師驚異之以語使使乃優遇之未幾
發解及第由翰林編修仕至工部尚書取解時
劉文恭公鉉主試訝其文謂必山林老儒之作
及啟封乃公也人始識公而文恭知人之名益

著

彭華爲詹事時成化壬辰殿試與讀卷鄉人劉
震當爲第一華兄時在內閣避嫌欲寘震二甲
華曰舉不避親何嫌之有乃以震居第二識者
謂華有宰相器

天順庚辰會試罷李文達詢人物於考官或曰
五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選庶
吉士公英廟欲專選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乃

會選於吏部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
取急追回與進之成化丙辰廷試王家宰以程
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
卒取羅倫第一
黎淳考鄉試時有試卷甚奇公喜得人及後二
場卷入輒不類公移文外簾使勾稽墨卷果膽
錄生截卷爲所親地者公具發其奸而卒置初
卷於首乃名士馬中錫也

柯潛考應天鄉試舟維淮揚有舉子暮夜投公
公叱之彼固以請以所賂遺置公前公怒命執
付有司治以法是秋場屋肅然比揭曉咸稱得
人

學士呂原修撰柯潛爲會試考官揭曉後有落
第舉人奏考官校文顛倒者上問李賢對曰
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
其公上意始解乃命九卿會翰林院考前奏

者多不能答題意因疏其狂妄命枷號部前以示衆澆風頓息

傳珪主應天試事時應天簾外官有行私者既知不可爲又畏其人之權勢乃欲委禍於珪送廩餼時令一私人隨至簾內欲有所請白卽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謂當時一容其人啟口則行私者得以藉詞矣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爲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廉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楊爲不孝王爲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

歷代小史

霍韜言變詩喪禮至道攸寓特以命題不復拘

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不可以試士與簾內弊盡革之

田汝成記壬辰禮部尚書夏言上言舉子經義論策各有程式請令今歲舉子凡騁詞浮誕磔裂以壞文體者擯不得取 上從之會試既畢

夏公復召予語曰進士答策亦有成式可諭諸生毋立異也予曰唯因諸舉子領卷傳示如諭既 廷試諸達官分卷閱之時內閣取定二卷

都御史汪公鋹得一卷詫曰怪哉安有答策無冒語者大學士張公季敬取閱一過曰文字明快可備 御覽遂附前二卷封進 上覽之擢

第一啟之乃林大欽也夏公大駭謂予何不傳諭前語予無以自解乃就大欽詢之對曰某寔不聞此言聞之安敢違也予乃檢散卷簿則大欽是日不至次日乃領之因嘆榮進有數非人所能沮也

登科考大學士李公時等以李璣等十二卷進上批答曰卿等以堪作一甲卷十二來呈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說的正合題意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滯於行其下二却似讜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揆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

鼎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 上復親爲品

題首三卷各有批語於韓應龍曰是題本意可第一甲第一名於孫陞曰說仁禮之意好可第一甲第二名於吳山曰敬爲心學之極此論好可第一甲第三名時等以餘卷皆經 御覽不敢遺乃以李璣等九人對策皆刻之

禮部侍郎夏言當嘉靖壬辰會試條陳科場事宜內一款應試之士於風簷寸晷之中欲其文

可爲程式者蓋已絕無間有所以試錄文字多出主司之手而兩京會試皆館閣儒臣所爲足爲海內矜式近令錄士子本文不必考官自作所以各省試錄文理紕繆體裁龐雜今次會試若士子之文縱有可錄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此疏申明已極妥當乃萬曆乙酉言官復以主司作文有碍看卷欲仍錄士子之文而本年試錄所謂紕繆龐雜之病間亦有如言所論者殊失華國之體不知場中看卷止分黑白與各省小試不同只三四日可畢事矣何憂其無隙畧作文也當時禮部不考故案而漫爲題覆後來終當改

浙江較士日大雨如注號舍皆漂流諸生急乃投瓦礫擲按察按察走匿堂階闕然監臨大懼欲易明日試刘公大夏曰非制也且雨驟勢必霽乃令一武官立案上傳言諸生宜自度能決

科則留否者出諸生皆聽公言已而出者雲湧
監臨懼以爲遂空羣矣薄暮雨止諸生請燭者
尚八百餘諸執事方喜公處分得宜是歲試者
少主司精於檢閱得人最盛

嘉靖甲午吏部尚書汪鋹子試順天不第上疏
指摘場事以 太祖誅劉三吾爲擬考試官侍
講學士廖道南侍讀張袞引劉儼陳循王文事
答之俱不問

張桂執政黜翰林二十餘人改別官楊遂菴一
清遂得乘間引所厚入院時戊子順天鄉試韓
邦奇汝節方鵬時舉俱以按察司副使改春坊
庶子兼修撰主試事韓前序引經元首起哉股
肱喜哉又曰帝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倒節其語提學御史周易因劾韓經語本股肱
喜哉元首起哉帝光天下至於海宇蒼生而韓
引云云亦誤書海隅爲海宇內批摺其失兩謫

之四方相傳爲笑然周劾雖當實因韓序不載其名而發

萬曆己卯高中允主南京試出題舜亦以命禹一時試者以非素所擬皆閣筆遂惡語詈主司謂用禪受事媚江陵因而籍籍至甲申言官遂劾高謂江陵謀不軌而高從史之削其職仍追毀誥勅大抵當江陵盛時媚之者伊周之不足而至大禹誠可恨而若如言官所言非也毋論江陵無不軌謀有不軌謀而以此示人可乎因憶徐武功與曹石媚而下獄鍛鍊無所得乃摘其自誤告詞有績禹神功語坐不道幾棄世以雷震流金齒然則禹豈人臣所宜擬也

科目

宋學士集云濂聞前定二事甚異之語於金谿吳君伯宗伯宗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臨川通判王黻夢城中作樂迎狀元黻

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來頒科舉之詔其
年秋伯宗濫充江西鄉試第一衆已謂與夢叶
至廷對日復擢寘榜首鄉里至今以爲美談濂
觀傳記中所載如此類甚衆未敢信也今親聞
吳君之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囿
氣化中誠有一定之命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計
免也自修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黃子澄第一練子寧第

二花綸第三及殿試讀卷官奏花綸第一子寧
次之子澄又次之是年童謠云黃練花花練黃
時人莫解後果驗殿試先一夕上夢殿一巨
釘綴白絲數縷悠揚日下及拆首卷乃花綸
上以其年少抑之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符
遂擢居第一數先定矣

永樂丙戌閩人林環夢其友人李文淵餽犬肉
一片環彎一臂受之遂狀元及第一片犬肉乃

王八生叢書 卷之六
狀字彎一臂類元字後官文淵閣學士李文淵
其兆也

徐瓊始入邑庠掌教預夢有馳告之者云西王
先生至蓋先年禮部尚書王公英亦金谿人也
翌日掌教見公曰子勉之西王先生聲蹟將於
子乎在厥後入翰林歷學士詞翰名四方式媿
美西王先生官至禮部尚書位望亦與之等而
掌教之夢果符

永樂甲辰 上臨軒策士以孫曰恭爲第一邢
寬爲第二旣而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
仍朱書其名於榜首一時以爲盛事

正統戊子吳縣學池中蓮一莖三花巡撫周文
襄見之曰行有當之者明年施修撰槃以縣學
生狀元及第成化辛卯郡學池蓮亦一莖二花
明春甘露降於學之桃梅越二月而吳文定爲
狀元又吳人舊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弘治

丙辰狀元爲朱學士希周前一歲穹窿山風雨中
中大石自移時學士猶爲諸生云

庚巳編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禮之甚隆飲食一呼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應此夢無疑矣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科果狀元及第

正華在塾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

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謙也旣覺以竹軒公岑大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寤生曰以竝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示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尹辭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

三堂叢書 卷之六 四十一
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耶華曰爾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華異其言與梅庄之夢適相協

固安縣偶大水崩岸斷橋岸邊出一碑碑上題十字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其年武宗

南幸過其邑次年辛巳邑人楊維聰狀元及第

張治庚辰舉南宮第一州有龍化湖舊有識云

龍湖坼榜元出公嘗憇而樂之因號龍湖及討偕北上湖忽曠涸龜裂果符應

嘉靖己丑試卷 肅皇帝親為批閱有御筆者

登科錄盡刻之工書劉清惠公麟在讀卷之列紀以詩曰宮闕東偏紫閣西九官分局主恩齊明明撫運收才俊穆穆臨文自品題手詔日中垂藻鑑奎文時暝散雲霓安車打伴南宮宿中使宵傳有御批

我朝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李文達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直可謂不負大科矣

李旻字子陽錢塘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及第一授翰林脩撰歷兩京國子祭酒明習典禮振舉師模蓋亦不負科名仕至南京吏部侍郎

浙江

成化丙戌羅狀元倫以言事謫外復官脩撰贈

諭德諡文毅嘉靖己丑羅狀元洪先亦以言事

爲民官止贊善贈光祿少卿諡文恭兩人地同姓同大魁同言事同講學同從六品得諡同贈官從五品同尤爲奇絕

諸大綬第時越臥龍山鳴聲聞數里君子知公非常人其後十五年而張元怵及第是山

亦鳴

宋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勝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

宗曰二子母爭朕爲葬之一時以爲美談永樂
中長樂馬某娶妾生子鐸矣而妻妬不容嫁之
同邑李氏方有娠未幾生子故以馬名之後鐸
中永樂壬辰狀元馬中戊戌狀元一母而孕兩
狀元可謂曠古之奇

國朝狀元正統丙辰周旋至弘治丙辰則朱希
周正德甲戌唐臯萬曆甲戌則孫繼臯亦奇
會元登狀元者八人黃觀商輅吳寬錢福倫文

叙楊守勤韓敬周延儒

狀元曾登解元者十一人黃觀吳伯宗林環蕭
時中陳循商輅柯潛彭教謝遷李旻楊維聰

狀元入閣辦事者十一人胡廣曹鼐馬愉陳循
商輅彭時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

狀元官學士者二十三人吳伯宗胡廣曾棨陳
循曾鶴齡邢寬馬愉曹鼐劉儼商輅彭時柯潛
孫賢王一夔吳寬謝遷曾彥費宏顧鼎臣唐臯

姚涑李春芳羅萬化

狀元兼學士二銜者五人胡廣文淵閣學兼翰
學胡廣左坊學兼翰學商輅同上曾棨左坊學
兼讀學彭時同上劉儼右坊學兼讀學

狀元兼殿學二銜者一人陳循以華蓋殿兼文
淵閣學修寰宇通志

狀元贈三官者一人本朝所無之典曹鼐贈少
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學士

狀元有謚者二十七人胡文穆廣曾襄敏棨馬

襄敏愉曹文忠肅施莊僖槩劉文介儼商文毅
輅彭文憲時孫襄敏賢黎文僖淳謝文莊一夔

羅文毅倫張文僖昇吳文定寬謝文正遷費文

憲宏毛文簡澄朱恭靖希周顧文康鼎臣呂文

簡枬舒文節芬羅文恭洪先李文定春芳諸文

懿大綬下文恪士美申文定時行羅文懿萬化

狀元三主會試者二人曾棨永樂戊戌甲辰以

讀學丁未以左坊學三主會試復再主順天柯
潛天順庚辰癸未以寶少兩主會試癸未火發
而出仍以洗馬主之而景泰丙子以學士主順
天鄉試

狀元兩主會試者二人吳寬成化丁未以右諭
德弘治壬戌以吏侍學士兩主會試申時行萬
曆丁丑以詹事學士庚辰以尚書大學士兩主
會試

陳循以正統九年入內閣至戶書景泰中至華
蓋殿學典樞機者十年天順初謫戊五年十二
月放還

商輅正統己卯領解浙江乙丑爲會試廷試第
一人士林豔羨蓋年二十二發解十年而成進
士四年而以脩撰入閣七年而以兵侍歸歸十
年而復入二十年而以少保歸又十年乃卒在
內閣十八年

朱希周弘治丙辰狀元盛德爲天下師表壽至八十四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而歿亦爲盛事

彭時在內閣二十年二十二歲補中書左丞相謝遷腰玉者二十九年

狀元加上柱國一人申時行
弇州別集云狀元入內閣者自國初至今十一人入閣而不得大學士者馬公及曹公也官大學士而非入閣者吳公伯宗也入閣又爲大學士而止五品者胡公也

容止

王禕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可近及接之聽其言情意藹然恨知之晚

陳性善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出書于石室中從鐸詣闕上之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繙錄性

善與焉時

上威嚴進見者人人惴恐或惶汗

不成一字性善動止安雅書法妍正

上嘉悅

倪公謙生異甚體有四乳雙瞳炯炯如電子岳

其豐如公而修偉過之父子同官翰林同爲尚

書官保金陵人並其封公稱三代尚書倪家

王守溪云成弘間翰林聲望最著者吳寬謝遷

二人皆狀元及第儀貌修偉寬溫粹含弘遷明

暢亮直竝有公輔之望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原件短缺

P46以后缺

